
德国档案馆中 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

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央档案馆（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档案馆波茨坦分馆）藏有当年德国驻华使馆人员报告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情况的档案资料。现将这部分档案资料的中译文发表如下，供研究参考。

为使读者阅读方便，我们在每份资料前冠以标题。对译文中一些地名、人名错误，我们尽可能作了查考订正，对难以查考者现只能从德文音译，特此说明。

——编者

1. 德国驻华大使馆留守南京办事处政务 秘书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给柏林外交部的报告
补充2722/8432/37号材料
1937年12月24日 上海
内容：南京办事处的历险漂泊

在大使先生带着他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在南京的几乎所有德国人于今年11月22日离开南京之后，那里的形势起初还平静。日本飞机的活动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有所减少，后来又增加了。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发起了一个运动，要按照上海争夺南桃（Nantao）（疑是“南市”之误——编者）地区时所采取的成功做法，在南京也建一个平民安全区。由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它选举西门子中国公司驻南京的代表约翰·D·拉贝先生为主席。拉贝先生把一

切个人利益和顾虑搁置一边，投身于这种人道主义工作，甚至给元首和帝国总理打了一个电报（拉贝先生是国社党南京小组组长），试图以此让日本人同意他的计划。委员会的美国和英国成员对此表示欢迎，并对德国表示感谢和赞赏。

原来委员会是要让交战双方同意建立安全区的想法，然后让中国当局去实际执行了这个计划。但是，由于可以做这方面工作的中国人缺乏勇气，他们宁愿逃往汉口而不留在首都，所以委员会最后不得不自己管理安全区，以致拉贝先生实际上扮演了市长的角色。他的助手有帝国成员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和爱德华·施佩林以及美国教会方面的一些医生和教授，同这些人一起工作的有教会和其他慈善组织的中国助手。

中国的军事当局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本国的平民应当尽可能地不受战争恐怖之害。例如在安全区，而且就在德国旗子的附近建立了一些指挥部，他们用种种破绽百出的理由直到最后一刻都赖在比较保险的地方，从而很可能危及安全区计划。在军事当局每晚同外国人举行的会议上，对从安全区撤出任何形式的军事设施进行激烈的争论。例如军方说，委员会要让人离开安全区就必须去找警察局交涉！

在这段时间里，我同一位英国同事和一位美国同事一起对蒋介石做了工作，让他明白，就是在被占领的情况下，保留包括警察局的文职市政管理机构是有益的。这个步骤的唯一成果是，被蒋介石要求留下来的、迄今同我们关系密切的、德语说得很好的警察局长王固盘（Wang Ku-Pan）拒绝留下，他因此失宠而被解雇。

中国人逐渐地开始在紧挨城墙的街上点起了火，据说是出于军事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冯·法尔肯豪森将军几周来就是强烈地劝蒋介石不要保卫处于长江一个死湾子里的南京。在上海失守后，陆军领导不是在野外战役中展示任何军事才能，甚至不设法认真地保卫上海和南京之间的防御工事，而是用装备大多十分差

的地方部队来做做抗战的样子以保住面子，这使这些部队和平民遭到不必要的牺牲，这些平民是穷人中最穷的。没有等中国人利用南京周围有些已修了防御工事的山丘进行防御，日本人就异常迅速地开进来了。

当日本先头部队到了我们以前在星期日散步的地方时，三个大使馆办事处决定带着本国国民到长江上去。为此，英国领事友好地让我们在停泊在南京港口上游、属于一家英国造船厂的三桅船上住宿。有些帝国人员不听我的劝告而留在南京，除了已提到过的拉贝先生、克勒格尔先生和施佩林先生外，还有北方饭店的经理理夏德·黑姆佩尔，另外还有一位奥地利人和一位来自里加的德意志族人。我们登船后的一天即12月9日中午，日本向所有大使馆发出了要求，要一切外国人立即离开南京。这时我同领事馆秘书许尔特尔先生一起再次坐车进城，以便把留在那里的帝国德意志人接到长江上去——可惜没有成功。无论如何我感到安慰的是，在此之前我把一家中国银行供我支配的一所房子交给了拉贝先生，这所房子有一个由一位德国顾问建造的，不怕轰炸的地下大掩体。但这并没有消除主要的危险之一，即大批返回的兵痞的骚扰。

这艘三桅船停在日本人很久以前就知道的地方，这里还有一些英国和美国商船，同它们在一起的有英国炮艇“克里凯特”(Crigket)号和“斯卡拉布”(Scarab)号，而美国的炮艇“帕内伊”(Panay)号还停泊在市区。

11日星期六早上，英国的长江轮船“黄浦”(Whangpu)号也来了，考虑到它的住宿条件较好，我们就搬过去了。在三桅船上尽管有现已被烧的布里奇豪斯饭店的英国主人供应良好的伙食，但住的是统铺性质的床位。下面的舱内挤满了四五百中国难民(带着家属的英国公司雇员)，欧洲人只能住一个分为三小间的大办公室。

在“黄浦”号上吃完第一顿饭之后不久，我们就发现在南京

南部活动的一个日本炮兵排瞄准了我们。这些日本人按炮兵的习惯分两路摆开阵势，对准了我们的“黄浦”号和“皖东”(Wan-tung)号，这船是英国派往南京邮局的邮政专员所租的临时避难处。所有的船都开始向长江上游走。在航行的一个多小时内我们还受到炮火的追击，一些炮弹就落在我船的附近，一些碎片掉在甲板上，有的打穿了救生艇。一艘拴在三桅船上的小船被击中，三名中国人丧生；由于我们继续开往上游，所以以后的炮火就被三桅船引开了。我们的船长麦肯齐行动十分从容，在离南京约15海里的地方他找地方抛锚。他欣慰地发现，这个地方即使船下沉也不会完全淹没，上面的甲板将会露在水面以上。海军上校奥唐奈让炮艇和其他英国商船到同样的地方停泊，“黄浦”号在夜幕的掩护下把三桅船也带到了这里。

在这次炮火袭击后我向在汉口的大使先生以及向上海总领事馆发了一封电报，除请求提出抗议外，还请求答应今后不再发生这类攻击，包括来自空中的袭击。

在此期间，英国的扬子江将军霍尔特海军少将命令他的参谋部军官海军上校奥唐奈在第二天早上在芜湖与他会见，他们两人打算同已在那里的日本人接触。我的英国同行和英国武官与这位上校结伴同行。12日早上的这次接触，开始时就受到日本人的袭击，致使一名英国水兵丧生，奥唐奈上校也失去右手的一个手指。尽管日本人进行了这种令人愤慨的挑衅，英国人还是设法进行谈判，并诱使桥本上校作出了使日本人非常不舒服的承认：他受命射击长江上的一切船只！

对我们来说，基督降临节的第三个星期日早上是平安的，天空挂着和煦的太阳。在上午的几个小时里，一些日本步兵乘拖船和平底船在我们附近上岸，先是在岸上和中国式帆船上杀死了无辜的平民，然后在我们这些船周围转，以便有充分的时间了解到，我们集中在这里的船是中立的和和平的。在此之前，“帕内伊”号炮艇和几艘美孚石油公司的油轮从我们边上经过，以便在上游我们视

线以外的和县地区停泊。

在日本登陆部队对我们的船进行检查之后，我们认为不会再遭到袭击了。可是，下午1时半突然有3架俯冲轰炸机对同三桅船联在一起的“黄浦”号进行三次俯冲轰炸，一直冲到离船300米左右的高度，轰炸这个又大又明显的目标。然而，扔下的9枚炸弹都没有正中目标，有一枚还是哑的，这真是个奇迹。可是，气浪和弹片对“黄浦”号，特别是对三桅船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在这次轰炸之后，服役最久的英国军官、“克里凯特”号上的海军上尉阿什比命令马上把三桅船和“黄浦”号上的外国人转移到“克里凯特”号和“斯卡拉布”号炮艇上，还让集中在一起的船分散开。

当我们乘一艘小拖船从“黄浦”号经很短的路程朝“克里凯特”号转移的时候，日本的空中强盗第二次出现，向紧挨着的大西洋石油公司的“天王”号(Tienkwang)油轮的船尾扔下了6枚炸弹。这时阿什比海军上尉命令两艘炮艇开火，用机枪和各有的2门迴转自动火炮和2门3英寸火炮射击，没有用6英寸火炮，因为它对于打飞机不适用。由于阿什比海军上尉的坚决的和敢于负责的行为，使英国的这批集中在一起的船没有遇到长江上的几海里外美国人在此同时所遭到的可怕命运。

16点10分日本人作第三次轰炸，由于飞机出现时进行了防御，所以这次扔下的4枚炸弹远离目标，至此我们总共挨了19枚炸弹，而日本炮兵在一天前向“黄浦”发射了约24发炮弹。

在此期间向英国海军上将和其他部门通过无线电发了报告，其中有我给汉口大使先生的和给上海总领事馆的三封电报。因为英国人鉴于日本人的疯狂态度认为，日本人是想故意破坏英国船只的航行，所以他们欢迎德国方面提出抗议。我们处在同一个杀人狂赛跑的境地。我们在江中无论是进还是退，都会遭到日本炮兵的轰击，因此曾产生这样一个令人害怕的疑问，即抗议生效的速度是否会比一群野蛮的暴徒消灭我们的船只更快，他们同红色

的“伊维萨岛英雄”的差别最多在于所谓的反共主义。

晚上收到的一则消息说，日本人答应停止轰击。据说这个命令在19时前传到了所有的飞行中队，同时，日本方面提出的保留是，不排除“不负责任的年轻飞行员”再轰炸的可能性。英国海军上将命令在夜里把船上的灯全部都打开，并命令12月13日早晨日本侦察机飞越我们上空时，只有在飞机可能进行的攻击发生后才开火还击。这天夜里还有过一次空袭警报，但只是虚惊一场。第二天早晨侦察机多次飞越我们上空。

上述事件中还有一点是令人难以相信的，那就是在从南京到芜湖的这段河面上根本就没有一条中国的运输船，所以我在上一封电报中建议禁止对南京和芜湖之间的长江水面进行任何轰炸。如果考虑到，英国的特别是美国的船队早就处于日本的战线以内，并且日本的登陆部队曾观察过我们的船，那么就会感到日本人的态度是太粗暴了。所有的船只都在甲板上显眼的地方插着美国旗，船身两边画着美国旗，而且能见度很好。

除了一些轮船遭到损坏外，在中国难民中产生了巨大的悲观情绪（他们本来是充满信任来接受英国雇主的保护的）。12日夜里他们几乎全都离开了船，因为他们不得不防备13日会继续进行毁灭性的轰炸，并且“黄浦”和“皖东”这两艘大轮船靠到了幸好是陡峭的北岸，使难民和船员有机会逃避。约90%的中国人，其中也有很多轮船和拖船上的船员，因为对星期天的事情有了可怕的印象，所以没有在附近等待事情的进一步发展，而是慌慌张张地从陆地逃走了。在以后的几天里英国海军做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那就是在一些船上生起了火，把被破坏的门窗钉好，等等。

在形势进一步安定之后，我们于14日返回了“黄浦”号。这时这艘船得到指令，参加到一个护送队的行列里去，这个护送队将把在芜湖和和县空袭时炸死炸伤的人送到上海。走在最前头的是一艘日本驱逐舰，其后是美国的“瓦湖”号炮艇，可以看到上面有旗

予覆盖的牺牲者棺木，接着是英国瓢虫号（Ladybird）炮艇，上面有在芜湖被击中的4个明显的弹坑，然后是一些商船，最后还有一艘日本驱逐舰。

我们抱着过几天就可以在南京上岸的想法回到了“克里凯特”号上，18日早上在蜜蜂号（Bee）旗舰来到之前我们一直待在“克里凯特”号上。蜜蜂号把我们送到南京，驶进港口区。但后来发现，北岸山里有一门留下的中国火炮有时向港口开炮，于是霍尔特海军上将就命令他的舰艇向上游移动一些，所以我们又回到大体上是原来英国船队停泊的地方。在这里，这位英国海军上将同日本海军上将近藤进行了互访，试图让他答应同我们一起的在蜜蜂号上的英国官员和我们一道都返回南京，但被拒绝了，借口是中国义勇军还在活动。真正的原因是，日本人不想让我们看到，毫无纪律的日本部队在南京平民中造成了多么可怕的破坏。因此，英国同行和我们一起参加了20日经过的护送队行列，这个护送队在一艘日本驱逐舰陪同下于21日下午到达上海，中间没有出事。在途经南京港口郊区下关时，我们除了看到严重的破坏外，还看到一些尸体堆，尸体穿的是老百姓衣服。

我在蜜蜂号上写了一封信，通过日本人转交拉贝先生，但迄今未收到回信。据日本人说，留在南京的所有外国人都安然无恙。

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我们一样，原则上坚持有返回南京的权利。尽管日本人采取拖延手法，我们仍坚持这一权利。在南京被占领后随第一个护送队撤离的几位严肃的美国记者透露了一些有关日本人对待老百姓的十分使人难过的事。虽然在这方面应考虑到有些不太负责的记者事后对情况的夸大，但仍有足够的事情使日本军队感到羞愧。我想在返回南京之后对此作详细的特别报告。我的英国同行这几天在和平的小城市芜湖亲眼看到的情况是令人震惊的，这使人担心南京会发生最糟糕的情况。

所有这一切痛苦和不幸的主要承受者是中国人民，是农民和

苦工。老百姓夹在无情地使用一切合法和不合法手段的敌人和本国的上层之间（他们在安全的后方用人民革新和创造新生活等漂亮口号号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家园被本国和外国的军队摧毁，如果没有带着老婆孩子和一些被子、箱子逃到常常是不可靠的安全地带的话，就会数以千计地成为肆无忌惮地使用现代战争手段的牺牲品。日本人在此为共产主义建立了危险的温床。他们断言，他们只是在同共产主义作斗争，只要对事实有表面了解的人都会觉得，这种断言是对神明的亵渎。奇怪的是，中国人民迄今以那么大的忍耐来承受这种无限的苦难，任何其他民族早就会投身革命了。三位德国公务员在非常近的地方看到了日本所做的“反共”善事，但愿这一事实至少可帮助德国国内正确地了解日本的意图和行为，这些是同德国防止共产主义扩散的目标明显地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希望英国人在长江上对我们表现出的助人为乐和友谊精神在不太久的时间内能体现在一种有利于提高德国未来国际地位的形式上。

罗森（签字）
(匡奕文译)

2. 德国驻华使馆迁汉口后，使馆特劳特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附：英国路透社记者史密斯关于日军占领南京后抢劫屠杀情况的报道

德国大使馆（办事处）第11号

文件编号：2722/1105/38

1938年1月6日 汉口

内容：占领南京，日军抢劫

我荣幸地附上一份关于南京被占前后发生的事件报道摘要。这是路透社驻南京记者史密斯写的并由德国情报局一代表转交给我的。

据此报道看来，关于日军所作所为的消息并不夸张，此消息在这里引起很大的轰动。

以西门子公司代表拉贝先生为首的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博得各方的好评。孔部长请我向拉贝先生转达他特别的感激之情。

我想保留以后提出给拉贝先生授勋的权利。

驻东京大使馆将得到此报告的副本。

特劳特曼 (签名)

送

柏林，外交部

1938年1月6日驻汉口大使馆第11号报告的附件 (文号：2722/1106/38) 德国情报局

汉口，1938年1月1日

路透社记者史密斯先生

关于1937年12月9日至15日南京战情的报告摘要

12月9日，我们第一次听到远处有隆隆的炮声。在南京的周围可以观察到部队调动频繁。

12月10日，中国部队大转移。城内也开始有部队的调动。在这一天里炮声明显增多。

12月11日，日本人第一次向城里开炮。盲目的向很多地方发射了许多炮弹，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外国军舰溯江而上。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同战舰失去了联系。晚上供水中断了。南京这一整天都受到日本飞机的攻击和轰炸。开始还发空袭警报，后来攻击次数多了，接踵而来，发警报已没有意思了。飞机轰炸引起多处起火，火势较小，没有造成值得一提的损失。看来，日本飞行员的主要任务是侦察。

12月12日晨，隆隆的炮声几乎听不到了。有人猜测日本人被赶走了。将近中午时日本重新炮轰南京，证明上述猜测是错误的。电灯不亮了。在紫金山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的军队。中国军队处在日本猛烈的炮火下，两个阻塞气球指示炮轰的目标。炮弹

纷纷落在山脚下。日本人在那里放火把中国军队往山上驱赶。就是在南京，有一个师的中国军队溃不成军在中山路上往北走，狼狈异常。看样子他们是在逃跑。突然响起了几下枪声。八十八师一部分部队朝天放了几枪挡住了逃兵的去路并强迫他们往回走。下午晚些时候部队从南城总撤退。整个师秩序井然地北撤。只有1000人留在南城。他们勇敢地坚持巷战。到了午夜，他们全部被歼。在紧闭的北大门（按，当指挹江门——编者）前，挤满了要撤的部队，他们抓着绳梯和缆绳爬墙逃跑（只开了一扇边门，其他的城门都用沙袋和路障挡了起来）。日本的炮弹偶然落在北门附近的次数增多更增加了部队中的恐慌情绪。12月12日，交通部燃起了熊熊大火。火是中国军队放的。火势也蔓延到堆放在院里的储备弹药。弹药的爆炸挡住了在中山路正在撤退的部队的去路。第二天早晨，我们看到沿街堆放着溃逃中的中国部队扔下的大量战争物资。逃跑的道路是用被单布条、烹饪用具、弹药箱等标明的。北门前惊慌失措的结果是堆起了一米高的死人，其中有士兵也有平民百姓。据我估计死了大约1000人。

12月13日早晨，城里还看不到日本军队。南城还在中国人手中。前夜里，南城门（按，当指中华门——编者）前发生了激烈的战斗。阵亡的中国士兵已逾千人。12月13日夜，中国军队和老百姓开始抢东西。首当其冲的是食品店。食品店被扫荡一空。也有人看见中国士兵拿着食品从私人家里出来的情景。但是断言中国军队在有计划抢劫，这是错误的。南城中国服装店前发生的事件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数百名士兵挤在这些服装店前。各种成衣被“迅速”销售一空。士兵们用他们最后一点钱买了这些衣服，在大街上换装，把他们的换下的军装扔了，最后作为老百姓消失在人群中。数以百计的老百姓后来在军校（按，当指中央军事学校，地点为小营——编者）和国际俱乐部集合。将近中午的时候，麦克丹尼尔先生才在城南看到第一批日本的巡逻兵。日本巡逻兵6人至12人一组小心翼翼地和慢慢地在主要大街上探路。人们听到有零

星的枪声。偶而在街边上有打死的平民百姓。据日本人说，他们是在逃跑中被打死的。随着日本人的出现，中国老百姓也出现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如果日本人举止文明的话，他们走出来准备欢迎他们。”

在所谓的安全区里，由于枪弹和炮弹乱飞，100个中国人遭惨死，还有数百人受伤。

12月13日下午，日本坦克开进了城，日本的先遣部队在坦克的掩护下进了城。部队给人一个疲惫不堪的印象。在中山门和光华门那里已没有战斗了。中山门没有被损，光华门有一点损坏。在这两门附近，没有见到死人。

夜里，日本部队也进入了安全区。大约有7000名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在这个区的领导下。他们住在军校和其他房子里。安全区的警察局增加了好几百名中国警察，他们是从南城逃来的。

12月14日早晨，日本士兵还没有对中国老百姓采取敌对态度。将近中午的时候，日本的军队在许多地方组成6人到10人的小分队。他们摘去了部队的徽章挨家挨户地搜刮抢劫。中国士兵主要是搜刮食品，而日本人则什么都要。“他们把该城洗劫一空”。12月15日，在我离开该城的那天，我和其他一些欧洲人亲眼目睹的情况是：中国的房屋无一例外地都遭日本人的抢劫，欧洲人的房子则大部分遭到了日本人的抢劫。屋顶上飘着的欧洲国家的国旗被日本人降了下来。人们看到日本小分队带着家用物品撤走了，看上去他们特别喜欢挂钟。

那些还在南京的外国汽车在被没收之前，人们便把车上的国旗扯了下来。日本人没收了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的2辆轿车和数辆卡车。在起士林糖果店前，我遇到了拉贝先生。他在该商店经理的帮助下赶走了一些来降旗并洗劫商店的日本人。

外交部挂着国际红十字会的会旗。那里住了大约有600名受伤的中国人。日本人不让两位美国教会医院的医生进外交部，也不许他们给受伤人员送食品。也有一些中国的伤兵在外交部里避难。

他们被日本兵拖出去枪决了。日本兵让在鼓楼医院工作的护士站出来，搜她们的身，结果是摘下的手表、钢笔等东西和一些钱被顺手牵羊地拿走了。

在下关，日本人捆绑了400—500名中国人并把他们押走。欧洲人想去下关，日本人不准。

12月15日继续发生抢劫活动。在安全区，日本人让5000名中国难民站出来，并从他们那里拿走了大约180元。当时不可能通过向上级机构的告发来制止这种勾当，因为当时在南京据说还没有人们可以求助的高级日本军官。

许多年轻妇女和姑娘在住所被绑架。她们出什么事，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后来再也没有见到她们了。

总而言之，城内损失轻微。德国人的房屋“实际上完整无损，但是大部分房屋遭抢劫”。

明孝陵和中山陵没遭什么破坏。大都会旅馆被扫荡一空，先是被中国人抢，后是被日本人抢。日本人在美国领事馆前枪杀了4个中国平民，在长江饭店前枪杀了20个中国平民。12月12日早晨一颗炸弹掉在福昌旅馆前面，炸死了10个中国人。施佩林先生手上被弹片击中致伤。

12月15日，日本人允许外国记者乘坐日本军舰从南京去上海。可是后来出现了乘英国军舰作这次旅行的可能性。日本人要求我们在码头集合。当开船时间比预定的时间要晚的时候，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散散步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调查。我们看到，在一个露天广场上有数以千计被绑的中国人。我们看到其中有一小部分人被押去枪决。他们必须下跪并在后脑上挨一枪。我们看到大约100起这样的处决，当日本军官注意到我们时要求我们立即离开，剩下的中国人如何处置，我就不能说了。

* * *

史密斯先生高度赞赏留在南京的德国人拉贝、克勒格尔和施佩林，为博爱和照料中国难民而做的工作。他称赞说，他们不顾

自身的安危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他没有提及黑姆佩尔，因为他没有看见黑姆佩尔。然而在他离开南京时所有德国人都很好。

(江敬玲译)

3. 德国西门子中国公司驻南京代表、德国国社
党南京小组组长，南京沦陷后担任难民区
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约翰·D·拉贝给上海
理事会主任W·迈尔的信

拉贝信复印件

编号J.979/VO.12

1938年1月14日 南京

上海理事会：

关于1938年1月3日W·迈尔主任先生的电报

我特此证明您的上述电报业已收到。您的电报是今天我经德国大使馆收到的。您提出的我应当到汉口去的报告已为时太晚。收到您的电报时，德国人已启程前往汉口。另外，我认为，在困难的时刻不遗弃我的中国雇员韩先生及其家属是我的责任。他们都是到我这里逃难的。

根据您电报中的询问我现在告诉您，我已担任这里成立的组建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主席。这一难民区已成为中国20万平民最后的避难场所。建立这一难民区的组织工作绝非易事，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日本方面对建立这一难民区的任何认可，另外军界要人（中国人）及其参谋部至今，也就是在他们逃离南京前仍然居住在难民区。我们的真正困难是在轰炸之后，也就是在日本人进入南京之后。日本军事当局似乎已失去对其军队的指挥权。日本军队进城后抢劫数周之久，约2万名妇女和姑娘被强奸，数千无辜平民（包括发电厂43名工人）被野蛮杀害（用机枪屠杀已成为人道处死的

方式之一）。他们还毫无顾忌地侵犯外国人的住房。德国60幢房屋有40幢遭受不同程度抢劫，4幢全部烧毁。这座城市约1/3被日本人毁。纵火行为仍在继续。这座城市已没有商店，不是遭受打砸就是遭受抢劫。城里遭枪杀和误杀的尸体到处可见。这些人的尸体不允许我们安葬。（什么原因我们不清楚。）在我住处约50米处自12月13日来就在一个竹床上捆绑着一个中国士兵的尸体。难民区的许多池塘都漂有被枪杀的中国人的尸体，有的池塘尸体最多达50具。

由于我们建立了厨房，所以涌入我们难民区的20万城市居民可以吃到我们委员会提供的菜汤。我们还建立了稻米和面粉配给点，等等。现在日本人下了一道命令，叫我们关闭粮食配给点，因为新成立的自治政府委员会打算接管难民营的工作，并迫使难民离开难民区返回自己原来住所。正如前面所述，难民区之外完整无损的房子所剩无几，所以难民不知去向，更何况他们见到日本兵就胆战心惊。日本兵总是杀气腾腾在街上走来走去。我们委员会试图同日本人和日本人扶持的新政府取得谅解，起码保证难民食品供应。另外，如果日本人和新政府接替我们委员会的主任，我当然没有任何意见，而且越快越好。只要这座城市秩序恢复正常，当局允许我离开南京，我将到您那里去。目前有关我离开的申请都遭到拒绝。

为此我特请求允许我在难民委员会解散前留在这里，因为实际上许多人的命运取决于少数欧洲人的去留。12月12日夜间以来，仅在我的住房和花园就滞留着600多名最贫困阶层的难民，他们不想让残酷的日本兵污辱和杀害。多数人至今仍住在花园的草棚里，靠每天发给他们的救济粮生活。我们委员会总共管理25个难民营，约7万人，其中5万人不得不靠我们提供食品，因为这些人一无所有。您可能对这里的主要情况很难形成概念。日本人占领这座城市前数日之久的轰炸和彻底扫荡犹如一场灾难。日军占领南京后给我们造成更大困难。我们大家都不清楚，我们怎么会安然无恙地活到现在。

我请求不要发表这封信，因为这样做可能使我们委员会遇到灾难性后果。

顺致 问候，

约翰·拉贝 (签字)

(邢桂敏译)

4.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致外交部报告

1937年12月24日报告 (2722/8432/37) 的后续报告。

1938年1月15日 南京

内容：南京办事处恢复工作，南京现状

乘英国蟋蟀号炮艇经两天的航行我们重新抵达我们的工作地点之后，南京办事处处于本月9日恢复中断了一个月之久的工作。

我在预发报告中提到的看法得到证实。当时我提出，日本人之所以拖延我们返程，是因为怕我们拿到他们所犯滔天罪行的官方证明材料。德国人和美国人为我提供的消息说，外国代表重返南京的意图公布之后，紧张的清理工作随即开始，平民百姓，妇女和儿童无辜被杀害的尸体和路上横七竖八躺卧的骨瘦如柴的尸体统统被清理干净。

日本人的数周恐怖统治使得城里的商业区，即太平路地区和所谓波茨坦广场以南的整个地区在肆无忌惮地掠夺之后变成一片瓦砾，只零星可见一些建筑物的残垣断壁。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凌辱和强奸妇女和幼女的行为仍在继续。日军在南京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竖立了耻辱的纪念碑。仅在所谓安全区，德国人、美国人及其中国雇员就发现数百起被野蛮强奸的不容反驳的证据。这个安全区基本上被拉贝委员会保留下未受损害。这个委员会向日本当局所发的一系列信

件确实包括令人震惊的材料。一旦时间允许,我将把这些材料的复印件连同这份报告一并寄出。现在我想说明的是,外国人包括国社党官员拉贝、克勒格尔和施佩林诸先生都曾当场抓获正在干伤天害理事情的日本军人,并挺身而出解救这些受害者。试图抵抗这些恶棍的中国家属多数情况下被打伤或打死。甚至德国大使馆办公楼的工勤人员赵也受到步枪瞄准的威胁,要他交出呆在这里的妇女。由于以前在大连生活过的赵会讲日语,所以他向日本人解释说,这是德国大使馆,这里没有妇女。赵向他说明这是德国大使馆后,他们甚至还威胁不放。许多日本士兵冲进大使先生的住房,要求把那里的妇女交给他们。不断有妇女被送进美国教会医院,直至昨天还是这种情况。这些妇女身心受到严重损伤,她们先是遭受轮奸,然后不是被刺刀杀害就是被其他物件打伤。一位妇女的颈部被割开一半,这位不幸的妇女还活着,使威尔逊医生也感到吃惊。一位孕妇腹部被刺一刀,腹中的婴儿被刺死。送进医院的还有许多被奸污的幼女,她们当中有一个先后被20人轮奸。本月12日我的英国同事、领事普里多·布龙,英国武官洛瓦特·弗雷泽和英国空军武官温·沃尔泽在察看英美烟草公司帕森斯先生的住宅时发现一位中国妇女的尸体,一高尔夫球棒从下部直接插进这位妇女的躯体。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设在金陵大学院内的难民营,他们不是把妇女拖走奸污,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包括当着家属的面满足他们的罪恶性欲。同谋犯把受害者丈夫或父亲拘留,并迫使这些人充当他们败坏自己家庭名誉见证人的情况屡见不鲜。试图在一德国顾问处保护中国基督教徒的马吉证实说,多数情况下有军官同谋。犯罪者个人或有关的部队是否受到上级单位的处置或用何种手段加以处置尚不得而知,因为日本人想对此保持沉默,也不愿认识到,无情地清算对自己事业造成的损失总比掩盖一切事实要好。

任何不能再战斗的士兵或被某一下级军官任意断定属于这类人的人都必须立即自杀,这被日军看作是一种光荣。从这里的情

况看这完全是不言而喻的事。

1月9日上午在我们重新到达前数小时，克勒格尔和哈茨先生（奥地利人）在直接靠近大使馆处看到下列武士道精神的实际应用：使馆街的左侧在英国庚款赔偿委员会所在地和所谓“巴伐利亚广场”之间有一个部分已结冰的小水塘。水塘中站着一个老百姓，水淹没到他的臀部。水塘前有两个端着步枪的日本兵，他们根据站在他们后边军官的命令开枪射击，直至这个人倒下。尸体至今还漂在水中。南京市内和郊区的许多水塘和小池塘均已被尸体污染。引人注意的是，穷苦百姓仍依赖这些池塘的水生活。尽管我们每天都同日本人交涉，但我们楼内的水管至今仍未同市自来水公司管道再度接通，我们一直还在靠水泵抽井水生活。

在军风纪如此崩坏的情况下，德国国旗不受尊重将不足为奇。正如我在一份写给大使先生的特别报告中具体所述的那样，许多德国楼房被恶意烧毁，有些楼房被洗劫一空，几乎所有的人都遭受不同程度的劫掠。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强盗对元首和陆军元帅兴登堡的画像也不放过。这一行动也许是出于日本人对其天皇的崇拜。我从一开始就明确地向日本人指出，我们要求赔偿所有损失，有些损失从军事角度看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损失是日本占领一段时间后才故意造成的。我只能把日本人选用的“安慰费”字眼看成是他们喜欢用的概念，这与赔偿的概念毫无关系。

这份报告所展示的阴暗景象之所以使南京的外国人感到震惊，是因为他们当中无人相信日本人会干如此可恶勾当。人们原以为所有这些破坏是中国逃兵，尤其是四川军队所为，从未想这是日本方面造成的。人们还指望随着日本人的到来会恢复和平和繁荣。因此，决不能指责诚实见证日本人所犯残酷罪行的人是什么忌恨和偏见。我本人也有必要做这种复述，尽管根据我在满洲的观察和在长江的经历（见预发报告）对日本军队及其道德凝聚力有我自己的看法。对我来说始终是德国利益至高无上。如果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个彬彬有礼的日本，我们大家肯定会感到高

兴。正如英国人对我说，郊区港口下关的情况要好得多，那里笼罩的主要是百姓对日本军队的某种信任气氛。在下关起主要作用的是日本海军。不仅南京，整个南京地区都丝毫没有这种信任气氛。英国人的兴趣大部分在下关。

（邢桂敏译）

5.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德国使馆 办事处 文件复本

文件编号： 2722/1011/38

1938年1月20日 南京

内容：南京的过渡

根据留在这里的德国人和美国人的叙述，对办事处离开南京以来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对占领南京的情况，可归纳如下：

当我去年12月9日，即转移到江上去的那一天再次进城短暂逗留时，听说国际难民委员会曾试图建议作战双方停火三天让中国人不战而撤，让日本人平静地进入。这个通过美国海军电台（“帕内伊”号炮艇）和美国大使馆传达的建议被蒋介石拒绝了。

12月12日，这项建议又得到中国人的重视，即得到负责南京防务的唐生智将军的考虑，并且加入应向敌对双方之间派出一名谈判代表的议项。德意志帝国成员爱德华·施佩林自愿表示要去完成这一任务。由于蒋介石以前已表示拒绝，所以国际委员会坚持要先告诉美国大使，并通过他征得统帅的同意。以后的事态发展十分迅猛，以致没有能执行这个计划。

当天16时30分外国人就看到撤退的中国部队穿过城市，部队行进得井井有条。中国人利用不久降下的夜幕渡江，但由于准备不足，许多部队留下了，否则这些部队是很容易逃命的。12月18日到20日我们在南京附近英国“蜜蜂”号炮艇上。在这段时间里日本海军少将近藤对美国海军上将霍尔特说，南京下游的大扬子

岛上还有3万中国部队，必须“清除”掉。这种“清除”或许象日本人说的“肃清”，就是杀害已毫无防卫能力的敌人，是违反战争人道的最高原则的。除了用机枪大批杀害外，还采用了其他特殊的杀人方式，如在人体上浇汽油，然后点上火。

因为相当多的中国兵——有些已解除武装，反正已无抵抗能力——逃到了安全区（少数警察是阻止不了的），所以日本人在那里进行了大搜捕，任何被怀疑为军人的老百姓也被一起抓走。一般是注意当兵留下的标记，如头上圆形的帽痕，肩上背枪的压痕，或者身上是否有背囊，等等。一些外国目击者证实，日本人用诺言把许多中国士兵骗出安全区，例如答应不加害于他们，甚至让他们工作，可是后来还是把他们杀害了。未见进行过任何军法审讯或其他类似的审讯，在采取嘲弄一切战时法惯例和人类文明的做法的情况下，即使进行这类审讯也是不合适的。12月13日在市内看到了首批日本巡逻队，他们显然是从南面经光华门首先进城的。关于在这以后开始的、长达几周的恐怖统治已有所报道，我想补充一个例子来说明日本人的行径：到市发电厂上班的54名工人有43名被杀害，理由是，这个工厂是国营企业！

在日本人以火和剑入侵的地方，人民群众自发地成立亲日本的自治政府体制，这从人的本性看是令人奇怪的。例如，新年那一天在南京成立了以红十字协会主席陶锡三为首的自治政府委员会。这个协会是个类似于红十字会的慈善机构。这个“政府”的其他成员很少有人知道，除了有一个也属于该协会的许博士和一位当“顾问”的王昌天（Wang Chang-tien）。这个姓王的在南京是个很有名的旧货商，取名吉米（Jimmy）。作为奸商的吉米无论如何是这个新体制的最积极成员。新体制的旗子是中华民国第一个老旗子，有五种颜色，在南京的建筑物上可以偶而看到它，但在众多的日本旗中间并不引人注目。

吉米的首批公务之一是建立妓院，他除了招原来夫子庙周围娱乐区的、还留在城里的女居民外，还招用了一些必要的人员。

据说他从自己家中免费拿来了必要的家具，但为建立由后来送来的日本妇女当妓女的窑子，他已要求拨款。无论如何青米以此为自己的同胞帮了大忙，因为迄今以魔王的方式对待南京正派女性的日本兵痞的性欲要求，将被引入危害较小的轨道。

据我从同日本同行谈话中了解到的情况，南京新政府已不再被人瞧得起。它在同日本人交往方面也有困难，特别在为居民提供食品这一变得十分严重的问题上有困难。

日本人自己似乎对这里未来政治形态没有把握。日本人本应知道，就是那些有点声望的亲日本的中国人，在他们的志同道合者在东北取得了那种经验之后，也不会在没有大的保障和无保留的情况下参加政府。日本军人在北部通过建立走私贸易、许多朝鲜妓院和以天津的日本租界为基地的毒品推销系统而卓有成效地开始了对中国的瓦解，他们是否认为可以在不顾廉耻的情况下继续依靠其帝国主义政策的这些辅助手段呢？

由于同汉口的邮路不畅，本报告将直接送外交部。汉口的大使先生、上海的德国总领事以及东京的德国使馆将通过可靠的途径得到本报告的复印件。

罗森（签字）

（匡奕文译）

6.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德国大使馆 办事处 文件复本第5号

文件编号：2722/1076/38

（此件与1月20日第2号报告有关，文件编号：2722/1011/38）

1938年2月1日 南京

内容：自治政府委员会的困难。日本人不断有新的暴行

刚才有人告诉办事处说，本地自治政府委员会主席陶锡三（音译）已提交了辞职的申请，原因是日本人不断给委员会制造

困难。当委员会想逐步地和小心谨慎地把保护区的难民遣送回其他市区的时候，日本人想用暴力。本月4日，士兵把难民赶出了保护区并捣毁其小屋和售货摊。

如果说难民还不敢回市区其他地方的话，其原因就是日本人天天有暴力行动。例如，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女儿回家。日本人要强奸她的两个女儿，女儿反抗，结果被日本人刺死。这样，母亲又要求回保护区。

一位逃到拉贝先生住所避难的24岁姑娘回到其叔叔家取食品时在那里被奸污了。

上星期日，1月30日，在去教堂的路上，有一些中国人恳求拉贝先生帮忙对付一个醉汉。这个醉汉把一名妇女拖到司法部附近一间空房，在棺材上强奸她。拉贝先生赶走了这个士兵。

政府委员会让一个浴室重新营业了。日本士兵闯入浴室，抢职员的钱，开枪打死一人并伤了两人。

有一个13口之家几乎全被杀死，幸存的2名儿童被邻居收养，拉贝先生从邻居那里把他们领走了。这两个孩子在其母亲尸体旁呆了14天之久，亲眼目睹其母蒙受的耻辱和惨遭杀害的情景。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难民说，他们宁愿在保护区里立即被杀而不愿“在家”继续受折磨，这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同汉口的邮政联络不便，我把此报告直接送外交部。德国驻汉口和东京的大使馆以及德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将通过可靠的途径得到此报告的抄件。

送 柏林 外交部

罗森（签名）

（江敬玲译）

7. 沙尔芬贝格的报告

驻汉口大使馆 1938年2月1日 第67号报告附件

文件编号: 2722/1612/38

内容: 1938年1月13日南京形势

目前,南京不通电报,不通信件,不通电话,也没有公共汽车、出租车和人力车。水管中没有自来水,只有大使馆有电,但高层不许亮灯。英国大使馆尚未通电。

街道交通中断,外城全被中国人烧毁,内城绝大部分被日本人烧毁。目前内外城均无人烟。剩余的老百姓约20万人被隔离在安全区——前居民区,有的在屋内有的在户外过着困苦的生活,有的露天大席棚居住着600人。这些人不许离开安全区。安全区有警卫人员封锁。

安全区之外的街道不见任何人的踪影。四处的瓦砾呈现一片荒凉景象,各个方面处于停顿状态:没有饭店,没有影院,没有药店,没有商店,没有市场,等等……一切皆无。食品严重短缺,安全区已开始吃马肉和狗肉。许尔特昨天又一次穿过封锁线,并从栖霞山水泥厂京特博士那里为我们弄到一头猪和若干只鸡。(我们把肉分给英国大使馆一部分,以表示对他们接纳我们乘炮艇的感谢。)不用这种办法,我们什么也买不到。

目前还根本无法考虑货物运输问题。例如,德国难民的财产和迁居的物品运不出去。有关住房一直没有人,所以屋内的东西无法包装。即使把东西包装起来,也搬运不出去,因为苦力或手工业者不允许离开隔离区。

较大型的建筑物均被烧毁,象交通部及其附近一家带售货厅(商场)的新电影院以及下列德国建筑物:其斯林和巴德尔公司、黑姆佩尔饭店、埃克特饭店和冯·施梅林饭店。罗德公寓被洗劫一空,遭受严重抢劫的还有沙尔芬贝格宅邸(损失约5000

美元)、施特雷西乌斯宅邸、布卢墨宅邸、冯·博迪恩宅邸、博尔夏德宅邸、尤斯特宅邸、森斯齐克宅邸、林德曼宅邸以及孔斯特和阿尔贝斯宅邸。开列的这份名单还不完全，因为还有人在不断遭受抢劫。

德国其他人的住房遭受抢劫不严重，被抢劫者中多数包括中国仆人的财产。在沙尔芬贝格家一名中国警卫被打死，在冯·博迪恩家一名苦力被打死。14辆被征用的汽车目前仍未送还，其他车辆的零部件已被拆卸一空。来自任何国家的所有使馆都遭受抢劫。抢劫者一般都是从后院篱笆墙跃入，象紧靠我住所法国大使馆的后竹墙给弄了三个大洞。法国大使馆受损不大。

被征用的大使专车和许尔特的汽车已经送还，许尔特的车辆受损不大。罗森博士的汽车和一辆旧运输车也被征用，日本人为这两辆车提供了零部件。从今天起我们乘车外出都要由使馆一名警卫陪同，使馆卫队由13名警察组成。我们在这里犹如囚犯一样生活在铁丝网内，因为我们被告知禁止离开这座城市，例如人们也无法返回上海。

约翰·拉贝主持的委员会包括美国人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他们把外侨都转移到了一家医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拯救了近万人的性命。

饮水问题仍然十分严重，管道不起作用，衣物无法洗涤，因为池塘受到污染，所有池塘都有被抛弃的尸体。

由于日本人的态度，新的市政管理机构也未开始工作。新市政管理机构应接替拉贝委员会和其他组织的工作。目前拉贝委员会实际上在行使市政管理机构的职能。管理机构的一位新成员、知名的拍卖商杰梅胆量十足，他对日本人说：如果你们反对我，最好现在就把我杀死！

对日本人进入南京后的所作所为最好保持沉默。这里的情景使人想起成吉思汗：把所有的一切一扫而光。参谋部一位中校对我说，在进军上海和南京途中给养车辆从未跟上部队的行进速

度。他们犹如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神话中的狂暴斗士，贪婪地攫取一切。看到房子没人，就一把火点着。我可以满有把握地说，他们象1918年黑人那样已得到许诺：你们只要坚持到底，每人到南京都可得到一位花姑娘。所以留在这里的妇女的处境都非常非常糟糕。同亲眼看见过这种行为的男人不能谈这件事，他们对这种兽性的厌恶情绪从未消失。

现在可以很容易地认为，部队已失去控制。但是我不这样看，因为亚洲打仗同我们不同，即使部队没有失去控制，事情也不会比现在好多少，在一些人的煽动下更是如此。

到达这里时，我几乎无法想象，太平路两旁的房屋全部遭到破坏。我不得不尽力使自己相信这一点。这条街上的房屋全部烧毁。另外，这座城市的各个地方现在仍浓烟滚滚。

中山陵周围的森林带受大火破坏的程度不太严重，在眼下的季节人们从远处就可以看清这一点。街道两旁的梧桐树被砍伐的也不多。

因此，南京的幻影已经破灭，但是感到某种欣慰的是，遭受的破坏尚未达到太平军造反后的程度。

占领区城市和乡村的农作物正在地里腐烂，因为不允许城里人收获，乡村的居民不是已逃跑就是被打死。蔬菜、马铃薯、甜菜等等都烂在地里，这里笼罩着饥荒气氛。

沙尔芬贝格（签字）

（邢桂敏译）

8.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德国大使馆 办事处 文件复本第8号

文件编号：2722/1113/38

1938年2月10日 南京

内容：有关日军在南京残暴行为的文献记录片

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此期间，美国主教派教会布道团成员、使馆顾问约翰·马吉拍摄了影片。这部电影是日本人所犯残暴罪行有说服力的见证。约翰·马吉已在南京呆了25年。

马吉先生曾努力关照呆在德国顾问处的中国难民。我想请你们对他的名字严格保密。他比布道团的多数同仁更关心德国使馆的事务，因为他死去的姐姐是一位奥地利外交官的妻子。表明他无私意图和纯正愿望的典型事例，是对他他的影片没有采取商业性办法处理，他亲自向大使馆提供了一部拷贝。我们只需向上海柯达公司支付印片费。这部拷贝将通过安全途径送往外交部。

随拷贝附上各个剪接图像的英文解说词。解说词和影片本身都是一部令人震惊的时代文献。请允许我提出这样的请求，把带有解说词译文的这部电影能放映给元首和总理一看。

另外，我也亲自去了现场，察看了最近这个星期日日本一系列英雄行为之一的4个牺牲者。在那里看到一位老人，背着两把椅子，被一个日本兵毫无顾忌地用枪击伤。他妹妹在日本人到来时藏在附近，并叫来了两个熟人。这两个人利用一扇门、两个竹竿和一些粗绳捆扎成一副担架。他们准备把这位受重伤的老人抬走。日本人见状把这4人全部枪杀：受伤老人、老人的妹妹和两个抬担架者。拉贝先生（国社党官员）星期一（1938年2月7日）到现场时，这4位牺牲者原封未动地躺在那里。老人妹妹的女儿抱怨说，她妈妈的全部家当10元钱也被拿走。她把10元钱藏在裹脚布里——这是通常藏钱的地方。拉贝先生送给她10元钱，以表安慰。星期二我和拉贝先生再次去现场时，我只看到一大滩血和那副担架。4具尸体已用草席卷好，等待在附近一个小山丘上安葬。

拉贝先生星期日还看到德国红卐字会从一个池塘打捞120多具尸体的情景。这些人首先被击毙，然后用火燃烧。烧不尽的尸体就抛入池塘中，这些死于英勇的日本人手中的牺牲者，他们的手

全被倒背用粗绳捆绑着。

日军高级军官是否能象所允诺的那样阻止其军队至今仍在进行的残酷行动，大家在拭目以待。从天谷将军对日俄战争的回忆中（见本月7日第7号报告——文件编号2722／1096／38）可以看出，当年在日本军官团起主导作用的是真正的纪律和自我克制精神。部队始终是其军官的写照。一个以政治谋杀而闻名于世的青年军官团要求它的属下所做的无非是南京所发生的一切。对后方的妓院来说，这样的军官团似乎比古代的武士道精神更为重要。如果日本打算给东方带来光明，它首先得照亮自己各个阴暗的角落，并把它们打扫得一干二净。

获得这部影片的费用将由驻汉口大使馆支付并出具证明，有关这份报告的证明也由汉口大使馆发出。

由于同汉口的邮政联络很差，所以我把这份报告直接发往外交部。驻汉口和东京大使馆以及驻上海总领馆将通过可靠途径得到这份报告的复印件。

罗森（签名）
(邢桂敏译)

9.南京市郊区和江苏省江宁县农民给在 南京江南水泥厂停留的德国人、丹麦 人的呈文（从德译文再译成中文）

1938年2月26日南京第21号报告附件

农民王耀山（75岁）、梅友三（79岁）、王云奎（63岁）和夏明芬（54岁）1938年1月26日给在南京江南水泥厂停留的德国人和丹麦人的呈文（翻译件）

中日战争爆发已有半年，江苏省已落入日本人手中，因而江宁和句容县的百姓遭到极大不幸。城市和乡村几乎空无一人，农

舍已被烧光。日本兵首先把箱子、包袱、家具和农具等等，都集中到砖瓦结构的房子中，然后用火点燃，一般烧得精光。整个土地已经荒芜。日本人在村里一见到年轻人，就马上开枪把他们打死，日本人把他们当成中央军。老年人经常由于不懂日本话而遭残杀。妇女和姑娘不分老少均遭强奸，以满足其肉欲的需要。跳河自尽或自杀的妇女不计其数。徐家村（音）一个名叫芳的小姑娘，因为才10岁尚未成年，所以日本兵就把她的阴道切开致死。还有一件野蛮的事：几个日本兵遇到一个正在逃难的家庭，有妈妈和儿子。日本人用军刀威胁儿子，迫使他同他妈干有伤风化的事。当儿子拒绝后，即刻被日本人用军刀砍死。他妈妈被日本人强奸，然后自杀身亡。日本人进村手持武器，只要遇到人，首先就要花姑娘。说“没有”的人马上遭残杀。在街上任何人都要被搜身，一元、一角全部拿走。日本人不要铜钱。

农民的牛和驴几乎---扫而光。猪、鸡和其他家畜也斩尽杀绝。所有这些情况都是难民在江宁和句容交界的吕西村（音）、唐山村（音）和龙潭村约20至30里的地段上所见所闻。家家都已妻离子散。他们都无安身之地。他们无法相见，而且也不知道各自的去向。

被日本兵拖来进行强制劳动的一位难民逃跑后说，南京方圆40至50里周围已无人烟。田里到处是尸体，街上到处是血迹。长江铁路以北的村庄比较平静。山区来的难民多数逃往那里。在那里昼夜可以听到哭泣声。在离那里20至30里的这个山村的状况极糟，致使人们听到日本人残酷暴行后心情无法保持平静。由上海至南京千把里的土地上是何种情况，人们更是可想而知了！如果日本军队不撤离，这千把里没有人烟的广袤地区将会完全荒芜。因此，我们请求您们——两国的大使发发慈悲，把我们救出虎口。您们的恩典永生难忘。

您们千万不要让日本军队知道我们的呈文，否则全村人的生命难保。

江苏省江宁县石山区（音）难民代表向德国昆
(音)先生、丹麦辛(音)先生和马(音)先生的呈文

1937年8月后，上海至南京地段逐渐全被日军占领，至今已时过半载。日本人除在前线枪杀、劫掠和烧死众多无辜外，现在在我们山村和集市上每天都在放火、枪杀、掠夺和强奸妇女。我们村两个月来已远离战场的炮声。中日战争应为世界正义而战，应为两国利益而战，不能到处抢劫、残杀和纵火。当今世界每个文明国家都应尊重人民。大后方的人民应当受到保护和安抚。使人感到意外的是，战斗两个月之后日本人仍到处横行霸道。这不仅是不人道的，而且与世界的正义准则相悖。由于您们的善意，我们1万条生命在您们的保护下得救。我们还能提什么另外的要求呢？但是，难民除了极度困难外，在饥寒交迫中很难继续生存下去。我们请求您们把上述情况转告大使馆，大使馆基于人道正义感再把上述情况转告各国人民联盟，以阻止日本的恐怖行为，拯救困苦中的难民。如果我们通过这种帮助能近期内返回家园并重新开始我们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我们将十分感谢。现附上遭受日本残害的名单一份供参考。

（签字） 皮德侯（音） 常以新（音）
高塔彪（音） 史家西（音）

日军屠宰牛2000多头。由南京龙潭至太平门约50里，所有乡村约2000多家的数千家房舍被化为灰烬。

由南京东阳镇至中山门约60里，所有农庄约1万多户人家和1万多间屋舍被化为灰烬。

遭害人名单

梅木村（音）：刘成新（50）戚阳奎（60）楚常山（女）（33）
回下村（音）：史阳才（35） 胡平西（33） 胡凯强（62）
刘常云（37） 艾义生（27） 于其宝（30）
于晓楚泽（25） 申秋海（43） 申秋凡（41）
申家2名佣人 方宽明（38） 唐兴发（60）

李有奎 (36) 陈希宗 (61) 陈广同 (16)
史松赢 (33) 平宗林 (62) 史耀才 (17)
陈广才 (25) 艾京义 (42) 艾京林 (37)
艾京平 (32) 梁发旺 (44)

桦树村 (音): 戚汉林 (25) 于家山 (22) 戚强浩 (24)
程石原 (24) 刘晓图泽 (17)

下发新村 (音): 寇强有 (31) 秦塔平 (42) 寇曲氏 (72)

下山耀村 (音): 程克山 (51) (以上遇难日期: 1938.1.9. 下同)

陈康村 (音): 宋有桂 (38) 宋梁宗 (20) 寇崇阴 (47)
常秋林 (30) 丁桂林 (22) (1938.2.10.)

寇才村 (音): 王同传 (21) 楚德富 (58) 刘大才 (54)
(1.15.)

石山乡 (音): 陶起福 (55) 许有发 (女) (39) (2.13.)
被拐骗妇女名单

桦树村 (音): 程刘氏 (30) 杨李氏 (30) 刘潘氏 (45)
武辛氏 (18) 辛楚氏 (47)

于同村 (音): 曹德侯之女 (11)

周崇村 (音): 王初石之女 (9) 辛赵氏 (36)

好树村 (音): 辛辛氏 (12) 辛梅氏 (11)

下发许村 (音): 辛李氏 (17) 常泰氏 (50) 常之女 (12)

辛下杜村 (音): 常王氏 (60) 李王氏 (50) 常寇氏 (20)
王英兴之女 (9) 宋寇成之女 (10) 程之女 (12)

常下塔村 (音): 常之女 (11)

车山同村 (音): 泰氏女 (15) 楚氏女 (11) 王氏女 (14)
吴王氏 (60)

常康村 (音): 石之女 (14)

楚家围村 (音): 高申氏 (20)

梅木村 (音): 楚黄氏 (30) 金叶氏 (35) 程之女 (11)

林家小村(音): 鲁之女(18)

方家帕村(音): 方寇氏(23) 夏来香(19)

(注: 所有人名均为音译, 人名后括号内为年龄。)

(邢桂敏译)

10. 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德国大使馆 办事处 文件附本第22号

文件编号: 2722/1896/38

1938年3月4日 南京

内容: 南京形势

2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

由于建立了包括武装警察在内的强大卫戍区并迅速把某些部队遣返前线, 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 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

枪杀无辜, 强奸妇女和掠夺钱财的消息不断传来。现在日本人也把被强奸妇女的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当成污辱对象。日本人用手无寸铁的活人练习拼刺的牺牲者被送进美国教会医院的屡见不鲜。例如, 一位妇女被刺刀从后背穿到前身, 被送进医院5分钟就死掉了。

红十字会在为埋葬众多尸体而慢慢努力。部分尸体是刚刚从水塘和地下掩体(以前防空袭的掩体)中成堆成堆地打捞和挖掘出来的。例如在大使官邸附近主要街道的地下掩体就挖出许多尸体。郊区小港口下关尚有3万具尸体, 这都是大恐怖时期集体处决的。红十字会每天埋葬尸体500至600具。漫步郊区在农田和水沟可见零星尸体。近几周还到处可见许多乱堆乱放的棺木(邻近大使馆办公楼另一条街的街口就是如此)。

上述情况和贫困区居民在所谓安全区内的拥挤状况随着天气转暖有发生瘟疫的危险, 这是令人极为忧虑的。两名美国教会

医生目前正在给许多难民种牛痘预防天花。但是，他们目前无法完成分配给他们的任务。

食品供应状况也极为令人忧虑，因为日本人掌握着稻米和面粉储备。这些粮食是前南京市政管理机构交给国际委员会在救济贫困难民时使用的。增加其他任何食品供应如大豆都会遇到无法令人理解的官僚主义障碍。日本人带来了漂亮的彩色宣传画，一个和蔼可亲的日本人手中端着饭盒，肩上坐着一个中国小孩，贫困而诚实的农民父母以充满感激和幸福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心地善良的叔叔。遗憾的是，这类彩色宣传画与现实不符，只能把它看成是招揽旅游生意的广告！

过一些时候，尤其在新的收获季节到来之前，食品供应问题将变得特别严重。重返他们离开甚至被烧毁家园的那些农民——目前多是老人和小孩——又能干什么呢？他们的农具、谷种和各种牲畜已被一扫而光。龙潭—汤山—南京三角地的负责人说，这一地区原有3000头水牛，目前只还剩300头。谨慎地估计，仅用人力只能种植目前稻田的1／3。即使在地里有时能看到一些人，多数也是饥饿的外地人，他们在杂草丛生的田地里寻找最后残存的胡萝卜，耕种田地的人极为罕见。

直到我动笔写信的这一天（3月4日，去年12月13日南京被占领），在首都还看不到一家中国商店！中国人只在街上或简陋的小木棚里做些生意。“自治政府委员会”为筹措工作人员工资向这些商贩征收10元钱税金。除日本人开办的餐厅外，被劫掠的中国商店多数都由来自上海的真正日本小商贩经营。日本人挑肥拣瘦扮演寄生虫角色的理想正在变为现实（美其名曰日中合作）。

北方已习以为常的日本人的“和平渗透”现在在这里萌生。一位提供消息的丹麦人向我报告说，在龙潭已首次出现鸦片。众所周知，在日本治外法权的保护下，利用方便条件生产和经营毒品，是日本军界对华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

随着全面贫困和解体，一种陈腐而又受到相当大程度克制的

现象现在又重新萌生，这就是强盗土匪泛滥。这种现象的出现为日本人提供了宣传借口，实际上是他们为这种现象滋生创造了条件。

外国人的个人行动自由已经放宽，尤其在本乡少校突然被调离之后。我在今年1月15日的报告中——文件编号2722/1002/38已提到过他。他的工作已由更适宜的军官广田上校接替。我虽然现在没有警卫还不能出去，但起码白天我可以离开城市一两个小时到紫金山山脚下的森林去散步。如果偶而到某个尚未安葬的中国士兵尸体的阵地去转转，可以说得上是一种真正的休息。

尽管日常生活有了少许的也是值得感谢的改善，但是这里居留条件仍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因为公务活动的目的，也就是要求日本人赔偿德国损失的款项尚未兑现。

由于通往汉口的邮路不畅，所以我将这份报告直发外交部。驻汉口和东京的大使馆以及驻上海总领馆将通过可靠途径得到此报告的复印件。

罗森（签字）

（邢桂敏译）